

曼殊小說叢刊



現代文學名著
YUANBAN ZHENCANG
· 原版珍藏 ·
1930年版本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曼殊小說集

蘇曼殊遺著

上海四馬路
光華書局印行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曼殊小说集 / 苏曼殊著. —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
2006.1

(中国现代文学名著原版珍藏)

ISBN 7-5306-4351-7

I. 曼… II. 苏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
IV. I246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27891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 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 (022) 271167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※

开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32 印张 7.25 插页 3 字数 88 千字

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— 5000 册

定价: 14.00 元



沿此线裁开您便获得一本中国现代文学名著原版图书

目次

絳紗記·····	一
焚劍記·····	三七
碎簪記·····	六一
斷鴻零雁記·····	九七
非夢記·····	一九三
天涯紅淚記·····	二一五——二二四

絳紗記

序一

人生有真，世人苦不知，彼自謂知之，仍不知耳。苟其知之，未有一日能生其生者也。何也？知者行也，一知人生真處，必且起而卽之，方今世道雖有進，而其虛僞罪惡，尙不容真人生者存，卽之而不待，處豚筴而夢遊天國，非有情者所堪也，是宜死矣。莫有小說名家曰王爾德，曾寫一妙齡女優，色藝傾一時，演沙翁劇中羅密不一齣，已去岳麗艷，與羅密不相愛，體貼微妙，曲曲傳神，自觀者視之，真天下有情眷屬也。無

何，與一美少年遇，美少年愛之至，每夕必包廂，觀岳麗艷劇終，必至幕後與之溫語。岳麗艷不知美少年名，惟稱之曰美麗之王。如是者久之，岳麗艷不自覺，漸移其所以愛羅密忒者，愛此美麗之王。一夕，美麗之王招兩密友，至劇場共賞岳麗艷，岳麗艷登場，忽如泥美人，不知所以爲演，觀者大沮喪，兩密友尤不歡，未終曲而去。美少年羞憤交迸，無所措手足，幕剛下，卽走覓岳麗艷，將痛責之。未及言，岳麗艷卽抱美少年求親其吻，謂兒新見人生真處，兒胡愛彼粉面假髮之羅密忒，而不盡鍾吾愛，愛美麗之王。美麗之王不顧，盛氣叱之。岳麗艷尋悟，求其恕己，以後不復爾。美少年仍不顧，悻悻作色，絕之而去。岳麗艷獨坐泣。移時，入洗粧室不復出。翌晨，倫

敦新聞紙中，競傳女優仰藥死矣。余讀之，竊嘆女優之爲人生解人，彼已知人生之真，使不得卽，不死何待？是固不論不得卽者之爲何境也。吾友何塵施之死，死於是。曇鸞之友薛夢珠之坐化，化於是。羅霏玉之自裁，裁於是。曇鸞曰：「爲情之正」，誠哉正也！吾旣撰雙杯記，宣揚此義，復喜曇鸞作絳紗記，於余意恰合，曇鸞謂余當序之，又焉可辭？乙卯夏日欄柯山人。

序二

欄柯山人前造雙杯記，予與曇鸞皆敘之。今曇鸞造絳紗記，亦令欄柯山人及子作敘。予性懶惰，每日齷而進食，且以爲

多事，視執筆爲文，甯擔大糞。乃以吾三人文字之緣，受書及序而讀之，不禁泫然而言曰：『嗟乎！人生最難解之問題有二：曰死，曰愛。死與愛皆有生必然之事。佛說十二因緣，約其義曰：老死緣生，生緣愛，愛緣無明。夫衆生無盡無明無始而詎有終耶？阿賴耶含藏萬有，無明亦在其中，豈突起可滅之物耶？一心具真如生滅二用，果能助甲而絕乙耶？其理爲常識所難通。則絕死棄愛爲妄想，而生人之善惡悲歡，遂紛然難呈，不可說其究竟。耶氏言萬物造於神復歸於神，其說與印度婆羅門言梵天也相類；而其相異之點，則在耶教不否定現世界，且主張神愛人類，人類亦應相愛以稱神意。審此耶氏之解釋死與愛二問題，視佛說爲妥帖而易施矣。然可憐之人類，果絕無能動之

力如耶氏之詩耶？或萬能之神體，爲主張萬物自然化生者所否定，則亦未見其爲安身立命之教也。然則人生之真果如何耶？予蓋以爲爾時人智尙淺，與其強信而自蔽，不若懷疑以俟明。曇鸞此書，殆并懷疑之義歟？曇鸞與其友夢珠行事絕相類；莊周夢蝴蝶，蝴蝶化莊周，予亦不暇別其名實。曇鸞存而五姑歿，夢珠歿而秋雲存，一歿一存，而肉薄夫死與愛也各造其極。五姑臨終，且有他生之約；夢珠方了徹生死大事，宜脫然無所顧戀矣，然半角絳紗，猶見於灰燼。死也愛也，果孰爲究竟也耶？愛爾蘭劇家王爾德（Oscar Wilde）之傳納太王女薩樂美（Salome）也，有預言者以忤王及后繫之地窖，薩樂美悅其美，私出之，讚歎其聲音，讚歎其膚髮，求與之近而弗獲，終乃讚

歎其屑，堅欲親之，而爲預言者所峻拒。王悅薩樂美之舞，弗觀其舞，則廢寢食；薩樂美以此詭要王，取預言者之首，力親其屑，狂喜欲絕。繼悟其死，又悲不自勝。以此觸王怒見殺。王爾德以自然派文學蜚聲今世，其書寫死與愛，可謂淋漓盡致矣。法人柯姆特（Comte）有言曰：「愛情者生活之本源也。」斯義也，無悖於佛，無悖於耶，薩樂美知之，岳麗知之，何靡施知之，麥五姑知之，薛夢珠知之，羅霏玉知之；若王爾德，若曇鸞，若爛柯山人，若予，皆強不知以爲知者歟？

乙卯六月獨秀敍於春申江上

曇鸞曰：余友生多哀怨之事，顧其情慘惻，有落葉哀蟬之歎者，

則莫若夢珠。吾書今先揭夢珠小傳，然後述余遭遇，以眇躬爲書中關鍵，亦流離辛苦，幸免橫天，古人所以畏蜂虻也。夢珠名瑛，姓薛氏，嶺南人也。瑛少從容澹靜。邑有醇儒謝翥者，與瑛有恩舊，嘗遣三女秋雲，與瑛相見，意甚戀戀，瑛不顧。秋雲以其驕尚，私送出院，解所佩瓊琚，於懷中探絳紗，裹以授瑛；瑛奔入市貨之，徑詣慧龍寺披鬚，住廚下，刈筭供僧。一日，與沙彌爭食五香鴿子，寺主叱責之，負氣不食累日，寺主愍念其來，薦充南澗寺僧錄。未幾，天下擾亂，於是巡錫印度，緬甸，暹羅，耶婆提，黑齒諸國。尋內渡，見經笥中，絳紗猶在，頗涉冥想；遍訪秋雲不得，遂抱羸疾。時陽文愛程散原創立砥涇精舍於建鄴，招瑛爲英文教授。後陽公歸道山，瑛沈迹無所，或云居蘇州滾繡坊，或云教習安徽高等學堂，或云在湖南岳麓

山，然人有於鄧尉聖恩寺見之者，鄉人所傳，此其大略。余束髮受書，與瑛友善，在香港皇娘書院，同習歐文。瑛逃禪之後，於今屢易寒暑，無從一通音問，余每臨風未嘗不歎息也。戊戌之冬，余接舅父書，言星洲糖價，利市三倍，當另辟糖廠，促余往以資臂助。先是舅父渡孟買，販茗爲業，旋棄其業，之星嘉坡，設西洋酒肆，兼爲糖商，歷有年所。舅氏姓趙，素亮直，卒以糖禍而遭厄難。余部署既訖，淹遲三日，余挂帆去國矣。余抵星嘉坡，卽居舅氏別廬，別廬在植園之西，嘉樹列植，景頗幽勝。舅父知余性疏懈，一切無書省，僅以家常瑣事付余，故余甚覺蕭閑自適也。一日，爲來復日之清晨，鳥聲四噪，余偶至植園遊涉，忽於細草之上，拾得英文書一小冊，郁然有椒蘭之氣。視之，乃沙浮紀事。吾聞沙浮者，希臘女子，騷賦辭清而理

哀，實文章之冠冕。余坐石披閱，不圖展卷，卽余友夢珠小影赫然夾書中也。余驚愕。見一縞衣女子，至余身前，俛首致禮；余捧書起立，恭謹言曰：『望名姝恕我非儀。此書得毋名姝所遺者歟？』女曰：『然。感謝先生，爲萍水之人還此書也』。余細瞻之，容儀綽約，出於世表。余放書石上，女始出其冰清玉潔之手，接書禮余，徐款步而去。女束髮拖於肩際，殆昔人墮馬之垂鬟也。文裾搖曳於碧草之上，同爲晨曦所照，互相輝映。俄而香塵已杳。余歸，百思莫得其解。蠻荒安得誕此俊物？而言友小影，又何由在此女書中？以吾卜之，此女必夢珠行止。顧余逢此女爲第一次，後此設得再遇者，須有以訪吾友朕兆，而美人家世，或蒙相告，亦未可知。積數月，親屬容家招飲，余隨舅父往，諸戚晚父執見余極歡。余對席有一女郎，挽靈蛇髻者，姿度

美秀，舅父謂余曰：「此麥翁之女公子五姑也。」余聞言，不審所謂。筵既撤，賓客都就退閑之軒，余偷囑五姑，着白絹衣，曳蔚藍執裾，腰玫瑰色繡帶，意態蕭閑。舅父重命余與五姑敬禮，五姑迴其清盼，出手與余，卽曰：「今日見阿兄，不勝欣幸，暇日願有以教輟學之人。」音清轉若新鶯。余鞠躬謝不敏。而不知余舅父胸有成竹矣。他日，麥翁挈五姑過余許，禮意甚殷，五姑以白金時表贈余。厥後五姑時來清譚，蟬嫣柔曼，偶根觸縞衣女子，則問五姑，亦不得要領。余一日早起，作書二通：一致廣州問舅母安，一致香山，請吾叔暫勿招工南來，因聞鄉間有秀才造反，誠恐劣紳捏造黑白。書竟，然呂宋煙吸之，徐徐吐連環之圈。忽聞馬嘶聲，余卽窗外盼，見五姑擡馬首，立棠梨之下，馬純白色，神駿也。余下樓迎迓，五姑揚脰下騎，余雙

手扶其腰圍，輕若燕子。五姑是日，服窄袖胡服，編髮作盤龍髻，戴日冠。余私謂：「妹喜冠男子之冠，桀亡天下；何晏服婦人之服，亦亡其家；此雖西俗甚不宜也。」適侍女具晨餐，五姑去其冠同食。既已，舅父同一估客至，言估客遠來，欲觀糖廠。五姑與余，亦欲往觀。估客舅父同乘馬車，余及五姑策好馬，行驕陽之下，過小村落甚多，土人結茅而居，夾道皆植酸果樹，棲鴉流水，蓋官道也。時見吉靈人焚迦算香拜天，長幼以酒牲山神。五姑語余：「此日爲三月十八日。相傳山神下降，祭之終年可免瘴癘。」旁午始達糖廠。廠依山面海，山峻，培植佳，嘉果纍纍，巴拉橡樹甚盛；歐人故多設橡皮公司於此，卽吾國人，亦多以橡皮股票爲奇貨。山下披拖彌望，儘是蕉田。舅父謂余曰：「此片蕉田，在前年，已值二十萬兩有奇；在今日，或能

倍之。半屬麥翁，半余有也。」余見廠中重要之任，俱屬英人，傭工於廠中者，華人與孟加拉人參半。余默思廠中主要之權，悉操諸外人之手，甚至一司簿記之職，亦非華人，然則舅氏此項營業，殊如累卵。余等瀏覽一週，午膳畢，遂歸。行約四五里，余頓覺胸膈作惡，更前里許，余解鞍就溪流，踞石而嘔。五姑急下騎，趨致問故，余無言，但覺偏體發熱，頭亦微痛。估客一手出表，一手執余脈按之，語舅父曰：「西嚮有聖路加醫院，可速往。」舅父囑五姑偕余乘坐馬車，估客舅父并馬居後。比謁醫，醫曰：「恐是猩紅熱！余療此症多，然上帝靈聖，余或能爲役也。」舅父囑余靜臥，請五姑留院視余，五姑諾，舅父估客匆匆辭去。余入暮一切惛惚。比晨略覺清爽，然不能張余睫，微聞有聲，嚶然而呼曰：「玉體少安耶？」良久，余斗憶五姑